宋三

伊
271
3

271
3

寇準爲相不次用人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玉瑞　姪孫紹祖同校

天書封祀

眞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川之盟爲辱嘗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

欽若謀造天書帝以美珠啗王旦遂無異議

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

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

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黄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群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

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附欽若

孫奭言天豈有書

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

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强敵外患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爲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

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

欽若等獻芝草

王曾張旻諫作玉淸昭應宮不聽

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淸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

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𥓓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𥓓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於社

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爲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爲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

孫籍請謹盈成

周起請勿恃告成

王捷以丹術神劍蒙恩遇

左丘明以下爲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

崔立獨言災異

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

孫奭疏祀汾陰不可者十

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

征五年愼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巳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

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狥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巳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虚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飢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洊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賛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賦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

奭請鑒祥瑞之妄

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群臣爭奏祥瑞奭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

丁酉奉天書發京師、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賛、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爲之要、三月甲戌次陜

州、遣陜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陜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册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戊子以王欽若陳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號五鬼

旦嘆李沆先識

時人目欽若爲癭相

堯叟並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

馬知節獨非祥瑞

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

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
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
相近改玄爲眞玄武爲眞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
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
號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
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
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
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

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淸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
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
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
隆眞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
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
置玉淸昭應宮使以王旦爲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于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
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淸宮　八月

奭諫謁太淸宮

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淸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
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
寢、今又將祠於太淸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
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
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
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
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
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
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

帝作解疑論

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
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
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
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
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
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
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
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

謂七年而成玉淸昭應宮

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謁老子於太淸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淸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毁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淸 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詠遺表乞斬丁謂帝嘆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爲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淸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

王曾不受兼會靈觀使

欽、諸罷曾

太廟謚册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册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據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

王旦臨終自恨不諫天書

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佛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爲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

任布諫建祥源觀

王曙與周懷政善勸準以朱能天書上聞準遂得召

以正自終武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眞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巡簡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

用

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淸護國經

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祟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欽若坐與譙文易出入而罷相
進門生勸發乾祐天書之詐準不懌

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

眞宗崩以天書殉葬

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
書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
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
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
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
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
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
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

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曾呂夷簡王曙范諷請勿脩

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
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
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
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
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
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
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
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

修治

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唯東方大夫諧謔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眞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數崔立孫籍周起等諤諤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庸震電耶王欽若搆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宁私畏大臣迫王旦納美珠奉天册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且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僞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眚

難蓋恐當年先爲瘦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
詩諷曰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爲病
惜兩君子不悟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寇準薦丁謂李沆言其不可使在人上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丁謂之姦

眞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

準笑謂拂鬚
遂成仇隙

眞宗得疾準
請太子監國

言準終不以爲然謂旣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
而事準最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
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
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
寇準李廸以爲憂一日準請閒曰皇太子人所屬望
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
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
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

旣而漏言謂
遂譖罷準

周懷政謀傳
位太子丁謂
楊崇勳等告
其謀帝誅之

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廸曰
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
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
子太傅　丙寅以李廸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
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
不起嘗臥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
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
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爲太上皇

> 貶準相州

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爭忿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 朱能拒捕而叛衆潰自殺

壬寅貶寇準爲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李廸斥謂帝令並罷

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宫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廸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廸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宫官制也、廸進曰東宫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也、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

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詈臣耳、願復畱、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畱、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

王曾語錢惟演請皇后加恩太子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戸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宗之寢疾也事皆決于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廸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天幸也夫當時不禁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爲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東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

李垂獨不謁
謂罷知亳州

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攺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爲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爲智也萊公號爲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

帝問寇準羣
臣畏謂莫敢
言

真宗崩遺詔
皇后聽政謂

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

欲去權字王曾不可乃止

冲年太后臨朝斯巳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太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地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

謂結雷允恭權傾中外

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叅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甞諫立巳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

謂誣準迪爲朋黨貶者甚衆

謂欲以中使偪準自裁準不爲動

蔡齊不附謂

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詰準就賜以錦囊貯劒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巳酉命叅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

允恭治山陵改穿上穴王曾覆視奏謂等罪太后怒欲誅謂馮拯救免乃止誅允恭

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

任中正與謂同罷

胡則以附謂貶

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爲西京轉運使攺命

謂與劉德妙爲妖誕事發貶謂崖州

馮拯爲山陵使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丙子以錢惟演爲樞密使辛卯貶丁謂爲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弟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

準禁家僮殺謂

謂爲責己感君書以訃使劉燁上聞得近徙

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權

蔡齊明準忠義

馮拯惡惟演反覆請太后罷之

鞠詠論逐惟演

權勢燻灼因附之與爲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
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
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
可爲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
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
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𡚁祖宗之
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
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
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
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
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
厲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
故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張溥曰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
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爭渡斬因
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
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
荒使爲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封祀可不成

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得全者聖朝寛大公論尚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怒正兩觀之誅檮杌夔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寃以此獲敗欽若似裴度丁謂類贊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終

餘若似裴度丁謂輩贊皇其人之言又何足信

李司寢誕仁宗劉德妃攘爲巳子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玉瑞　姪孫紹祖同校

明肅莊懿之事

眞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諡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

郭后崩立劉氏爲后李迪諫不聽

劉氏以龔美爲兄改姓劉

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爲已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初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爲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楊億不肯草立劉后制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魯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正言止之

太后左右憚宗道

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說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爲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

范仲淹再疏請太后還政

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旣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巳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黄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李宸妃卒呂夷簡奏請厚葬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眞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巳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

薛奎諫太后服衮冕

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
發哀成服且謂入内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
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
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殮
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
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
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
衣衮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

劉太后崩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于地

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
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簡討朱郊言皇太后謁
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
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
謫者内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
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
掖間未嘗妄改作内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
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
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

太后遺詔太妃稱制蔡齊非之罷籍盡焚垂簾儀制

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

帝追尊李宸妃啓視梓宮待劉氏加厚

帝始親政召宋綬范仲淹

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刪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

黜羅崇勳等

仲淹請勿追詆太后

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

作奉慈廟以奉劉李二太后神主

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溥曰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賢后也眞宗初欲立后李迪難之丁謂獨諂附要楊億草制後日垂簾卽竄謂不恕女主初政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呂夷簡爲相曾宗道薛奎等輔以讜論虛懷無忤至斥程琳之

獻圖却劉綽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憲以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玉釵發兆元艮誕生后取而子之慈愛同巳出宸妃畏威退處羣嬪猶愈於戚皋薄姬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厚葬凉薄生前崇高身後后卽少仁亦善補過者哉間覽東漢后妃明德馬后養肅宗賈氏不顯章德竇后養和帝梁氏憂死宮房嫉忌婦人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耳宜乎千秋以後外戚無梁嫕之訟天子篤敬陵之孝也眞宗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禮斂宸妃劉氏用安宮庭母子間以善全爲本此尤三公大臣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郭后之廢 温城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

帝罷張耆等因郭后言并罷呂夷簡

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絶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爲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

后誤批帝頸夷簡修憾因請廢之孔道輔等力諫不聽

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爭忿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立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决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

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荅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

道輔仲淹貶外富弼請還之不聽

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趣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帝欲立陳氏女爲后因宋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爲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旣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

緩王曾論奏乃立曹氏

帝追思郭后遣閻文應視疾后暴崩仲淹劾奏其罪竄死

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悔爲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閻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曹后諫止張燈復定顏秀等亂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爲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曆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

夏竦曲庇楊懷敏丁度爭之不得

張美人以扈蹕功進貴妃

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冊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與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

張堯佐驟除四使唐介等力爭之

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巳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

堯佐復除宣徽使唐介御前切責文彦博遂坐貶

首相介遂劾彦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宫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彌時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亦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争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

帝命中使護介

張貴妃卒追册爲溫成皇后孫沔不肯讀册陳執中奉行惟謹

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彦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眞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嬪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太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御貴妃雖專寵特異

終不得豫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溥曰光武之陰后仁宗之曹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

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光武擊王郎至眞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人詔羣臣無上壽稱慶仁宗於郭后既廢居瑤華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惑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慙愧積心豈如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為唱導夫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謫母子不能諫則已甚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寧獨不聞乃感明肅則

進安劉之策憾郭后則主長樂之議前爲順子後爲逆賊怨涓滴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莫非功名一念深爲累也范仲淹事明肅則請還政事仁宗則諫廢后子道臣道無不克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甞名教天下後世所同也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間又何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終

謝絳因水旱言時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天聖灾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

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兹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巳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戒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

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蘖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洽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蘇舜欽言玉清宮災宜罷再造

七年六月丁未、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爲天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任用失人、

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决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灾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宫霆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俾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灾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畢工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内百姓勞于下内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灾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

來吉士去使人修德以勸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巳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發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來巳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下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黙內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張溥曰眞宗崇奉天書司天監每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迄仁宗即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

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玉曙等始獻直言羣臣諂諛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雕墻峻宇遠過漢帝栢梁武后明堂一炬燋土內庭震驚然眞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鶡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表公朝一握爲笑因循二十餘年穹宮矗天昭彰失德後嗣欲誅牛腹之書憚改先人之志火烈具揚須臾蕩滌皇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公魯之近祖忽然而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况無名之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爲幸董生經義異於姚璹媚竈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灾異策免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

仁宗納俞獻卿言立計置司

李諮等議榷茶罷三稅而行貼射見錢法

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售

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

孫奭論罷貼射法茶法復壞

盛度王隨畫解鹽通商五利

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用民兵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

李諮請復行貼射法

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旣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復榷鹽法

慶曆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

范祥畫解鹽通商之法包拯言其便

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巳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榷法兵民輂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戸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輂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戸困於

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旣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爲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爲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閒員幅數千

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懽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

張靖等言薛向壞鹽法王安石排羣議而用之遂官鬻鹽罷通商

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冐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冐法受罪先時商賈爲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爲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

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爲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

李杞等榷蜀茶呂陶言其害遂得罪

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思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

安石從張景温言定解池鹽鈔法邊儲失備

劉摯蘇轍論貶陸師閔遂罷成都榷茶場

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黄廉往附蔡確出爲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爲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爲利請

黄廉茶政人皆稱便

蔡京更鹽鈔法商賈不通章縡奏其誤民京奪縡官

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二百二十萬緡掊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此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

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張滂曰茶之有稅始于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悼悔罪已卽下詔罷之旣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搉害民訖宋不改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搉法禁南商擅中州利置場官買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議更張大槩無過椓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筭茶李諮之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耳鹽筴始于齊管仲鹽官始于漢孔僅東郭咸陽鹽鈔始于宋范祥召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令也然唐卽搉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

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于唐之天下也取贏而法峻即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損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搉務貼射交引茶繇皆可棄而不言即以茶博馬川陝置司但嚴虜禁豈厲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斂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値給江淮鹽則折中倉可行也或運船回空便道載鹽散于諸路則鹽倉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竈戶許其

私煑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天下歸美于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搉通商令或間行而請引抽盤商稅更酷其于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舉官屢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爲充羡害深增額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尤先遠小人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終

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榷通商令政間行而請引
天下歸美于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
仁皇御極山澤弛禁於不爲民害者六十七載
私賣成鹽出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

劉筠等議郊廟文舞武舞之序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

燕肅等請修治王朴律準

旣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薦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較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范仲淹薦胡瑗阮逸較鍾律丁度以所造非古制罷之

詔求知音首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較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較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

命李照重定雅樂

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

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眾并引集賢較理聶冠卿爲簡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

徐復笑胡瑗作鍾變古

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鍾聲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流通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淸濁次序及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壽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李照鑄樂斗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旣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㪷以興鍾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黄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

李照請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

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日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簡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

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

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爲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

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孚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簡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

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籥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籥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較之即又不同其籥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

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鄧保信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逸度量法皆不可用

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圜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籥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

宋綬等言請如韓琦議郊廟復用和峴

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應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巳意別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鍾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

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三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肆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淸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淸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淸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淸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淸聲臣等參議其淸正二聲旣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

王堯臣等言阮逸編四淸聲譜法不可用

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不可剏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

詔秘閣製局定雅樂

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兹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

宋祁田況薦房庶曉音律

范鎮是庶議司馬光獨與論難

參政高若訥所較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制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

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較書郎而遣之惟集賢較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請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獨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旣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

王堯臣等請樂名大安詔從之

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日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戸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葢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

范鎮言得眞黍始可爲樂

王洙請仍以皇祐黍尺鑄鍾磬

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眞黍然後可爲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爲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

成顗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鍾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即黃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踰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

李兌請以新成鐘磬參較舊樂

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
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
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
音不亦難乎且阮逸廢罪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
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
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
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
參較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
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

胡宿言新舊樂無並用之理

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嘗祀及朝會用
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
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
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大常歌工病
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
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
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

胡瑗改鑄李照所得古編鐘、劉羲叟聽其聲而豫帝有疾

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爲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戞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王珪請置柷敔

楊傑條舊樂之失神宗命劉几范鎮與傑參議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卽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杼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鍾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鍾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較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

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詳定所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簴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有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廟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簴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簴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簴甚者又以爲三十六簴方唐之盛日有司

鎮進鐘律諸器哲宗賜詔嘉之

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爲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叅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巳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爲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牾

張商英薦吳良輔修樂

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相律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覽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敝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八

魏漢津自言得李良鼎樂法蔡京薦之召見

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

陳暘上樂書命何執中看詳

暘論漢津二變四清爲樂蠹

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

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卽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奉安九鼎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

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萬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
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
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
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
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
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
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
南曰阜鼎西曰皛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

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
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
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
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
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
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
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
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
觴稱壽有數鶴飛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北方實鼎忽破

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王之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太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

諸侯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慆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皁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

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鍾宮以夾鍾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仲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張溥曰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法樂梵唄童子和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遣宮人習北方簫鼓酒酣度曲哀思綺艶男女唱和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并等州爲名而安祿山竟反宋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汴京遂陷新聲奇濫喪亂接軫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爲泰時方大定天子

好文制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潤色之典生盈庭不決之疑如汴宋築舍言人人殊又何異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寧中用魏漢津而樂益不可問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瞽十二中聲可留四淸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鍾律管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條理也逸之言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鍾樂之本也傑凡之言曰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鎮之言曰太常鎛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爲以律生尺非得一稃二米之眞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按竹管計秬粒銅由太府黍來上黨自石鍊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忽益側垂攺而復乖辨証無形是非角立舍聲吏器徐復笑其難用周

龢漢斛司馬光謂而不觀後聖復生未有不反唇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黥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大禹且謂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爲誕罔所必至爾然雅樂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卽生學者鑒後王之所以失卽可測前王之所以得矣韓琦云政平令簡民物熙洽治古極樂象器難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樂存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